梁江文通集

梁江文通集卷第九

上書

詣建平王上書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自獄中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布衣韋帶之士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賣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

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裘已獻之昭王矣偏問莫能對最下客乃夜爲狗盜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姬姬爲言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鷄鳴出客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鷄鳴羣鷄皆鳴遂得出豫三五賤伎之末抱朴子曰大将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孰三居五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寔佩荆卿黃金之賜荆軻之燕太子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龜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豫讓爲智伯刺趙襄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讎臣事智伯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

嘗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弒二公一大夫為子臣者不一難乎對曰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䛟䛟毀也迹墜昭憲身限幽圄覆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司馬遷荅任少

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又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韓子曰卞和抱其璞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廉肆之間漢書曰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廉卧於巖石之下論衡曰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遠則直生取

疑於盜金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而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之金金郎大慚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從王朝京師得會戲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遇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絳侯周勃持兵北軍後就國有誣告反者而下勃廷尉是為恥也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為白李陵下蠶室腐刑故云名臣之羞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謝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論語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子陵閉關於東越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仲蔚杜門於西秦三輔決録註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太子謂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尚書中侯曰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大夫西至臨洮狄道東

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徙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瘞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俱在公令厚葬之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牋

被黜為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南史曰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出為建安吳興令

淹本遷徙之徒非有儒墨之能亦以轉命溝閒待殯巖下誤得步脩梲循髙軒伏層檻坐曲池承翠河之潤降璇日之光載筆奉后盛飾立朝於山東百姓亦已殊甚雖蓐螻蟻抵黃泉不足以塞恵戰國策曰楚王游雲夢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頓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而小人狼

狽史記曰周勃狼狽失據為鬼為蜮毛詩曰為鬼為蜮山淵所容衣劒不貸黥赭幽圄皆非報責仰遭大道之行草木勿踐輟鑊斂火吹菟拾骨濯以河漢之流曝以秋陽之景叢然黔首豈不戴天竊思伏皂九載皂馬櫪也鄒陽獄中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馬牛同皂又淮南子曰飛黃伏皂齒録八年以春以秋且思且顧竟不能抑黑質揚赤文淮南子曰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抽精膽報慈光而自為擁腫之異木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卒成踴躍之妖金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所謂孽由

已作匪降自天猶沐造化餘靈宥以遐邑方蒙被霜露裹糧洲島鑿山楹為室永與黿鼉為群楚辭曰鑿山楹以為室下披衣於水府猶瘝者不忘起肓者不忘視況罪濫朔方尚駐一等之刑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嘆息曹節於後竊視之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減死一等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咎過朱崖猶緩再重之施前漢書曰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至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為逆又以動兵非時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崖由是罷金石無知何以識答昔

河濟荆吳必獲陪從京輔關戴長奉帷幄德音在耳毛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話言如昨左傳曰賁齊民而食話言淹廼梁昌自投東極晨鳥不飛遷骨何日一辭城濠旦夕就遠白雲在天山川間之眷然西顧涕下若屑

到功曹參軍牋詣驃騎竟陵王梁書曰齊帝輔政聞淹之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參軍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涵天聽資河炤聖謩拂紘外淮南子曰八澤之外有入紘芳激震中周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按文選安陸王碑注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然集中亦多

用震字豈其然耶　故衡梁孕秀璿機流品變瑶光之暉賛玉燭之色功邁翊殷績起匡漢是以赤瑕瓊寶之文睇影而熌集瑕瓊皆赤色玉也　青龍遺風之乘希光而遠至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如民者盖不足筭所志不出繒販漢書曰灌嬰為雎陽販繒者　所學不遺祝筮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所戲弄倡優流俗之所輕也　業異儒墨行乖曾史曾史曾參史魚也曾參以孝稱史魚以忠稱　既乏脩短之術又慙啟塞之辨不能伏軾蹲衡驚燕趙之郊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黄金横帶馳淄澠之幣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

各發使送之擬於王者淄澠皆齊地也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徼邀百載之會躬奉英膺身蒙青艧故以潤厚累璧恩重兼金不悟懸黎降景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為天下名器也靈河馮潤靈河天河也讖緯書曰王者德至雲漢則天河直如絕復獲執羈蘭陳迎笏桂序漏越之琴竊莊文之價缺鑿之劒盜項襄之名淮南子曰今夫琴或閼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劒或鑿缺卷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心羞秦媵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知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之授之國政志慮楚憤

楚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抱愧踴躍憂集如燻鐫感何日銘報為期

奏記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綱目曰宋大明五年冬十月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又自序曰弱冠為南徐州新安王從事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璧飛聲沖漢爰求儒雅傍招異人削赤野之玉 管子曰玉起於禺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珠玉皆寶也故溷而言之 翦燕山之金 史記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士得郭瑰樂毅 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 漢書曰公孫弘以徒步至丞相 方歛影逃

形匡坐編蓬之下尚書大傳曰子夏居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其中詠先王之風遂遭煙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淹聞齊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孟子曰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宋王對楚襄王曰客有謳於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十人為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栢臺已搆寧俟不才之木史記曰漢武帝建栢梁臺高數十丈俱以栢為之莊子曰樗以不才終其天年淹幼乏鄉曲之譽長匱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於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獻鳳楚門哉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

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而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聞之召厚賜之過買金十倍願避職吏緩其召書

到主簿日事詣右軍建平王自序曰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既慙鄒魯儒生之德又謝燕趙俠客之節徒以結髮衛次暫聞仁義常欲永辭冠緌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緌諸侯三十而冠帶緌大夫四十而冠帶緌弋釣畎壟而身輕恩重復奉末光枉白璧之惠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降黑貂之私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遺之以黑貂裘因兹

感激未能自反負金羈於淮吳從後車於河楚建平王拜荊徐兩州刺史移鎮朱方淹皆從事故云竟不能曜丹雘騰英聲絕白雲負蒼梧至可知矣不謂咸池再暉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瑤光重照爾雅曰瑤光北斗第七星名也開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驚巡走且失淹聞古人為報常有意為至廼一說之效齊王動色史記曰蘇秦為燕說齊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於是乃歸燕之十五城一劒之感趙王解衣史記曰平原君與楚言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劒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平原君定從歸於趙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遂以為上客孤心迴驟

有殞自天

書

勑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宋蒼梧王新立桂陽王劉休範招聚士衆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勑朝中諸賢作書以答休範而淹代爲此書後休範戰敗爲齊太祖步將張敬兒所斬南史曰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撽文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噉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

昔嬀道曷昌干羽未能戢 嬀道舜道也曷昌盛也尚書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姬德昭

宣長旌猶卷舒帝王世紀曰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昭宣明也按列子曰黃帝與炎
帝戰以鵰鶡鷹鳶為旗幟盖旌旗之始也焚衣毀冕左傳曰王使詹父桓伯辭於晉侯曰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靈神也武威也
誕大也聖道鬱宏鬱茂也宏深廣也三后連光三后伏犧神農黃帝也
四聖沓軌四聖堯舜禹湯也或經天緯地攜紫靈之符抱朴
子曰着赤靈符於心可以辟兵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墨子曰武王伐殷天
賜黃鳥之旗莫不頌滿金石聲影宇宙者也暨我太宗
明皇帝注見六卷慶明帝疾和表惟岳降聖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重
耀函夏函夏大夏也延禮璧臺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

之長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訪道衢室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平
陽之后眷迹懋靈帝王世紀曰堯年十五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以火
承木都於平陽崆峒之君歛功謝德抱朴子曰黃帝西登崆峒而問廣成子之
道是以綵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
欵徼請吏冊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請吏師職跨南軼夏洗周滌
漢道澤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恵無泯明帝新歿
故曰遐靈在天餘恵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毛詩曰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履璧之禎史記曰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請神決之陰與巴姬埋璧於室
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四子皆絕無

後。唯平王竟續禹治水功既成天
楚祀如其神符獲珪之應出玄珪以賜之 著在
紀歲仁浸汙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
先帝靈略潛遹英轡遠駁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曰長轡遠馭妙略潛通
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
士此言明帝顧命之臣也 明時琴瑟睨鉉之盛且被於寧世
而忽覯來書按本傳劉休範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曰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
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
矩則危亡可期云云 以惋以慨君為齊梁楚越
之主睨貴一時賈損之傳曰石顯方睨貴金玉滿堂文馬千駟四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乃
選好女子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 爵授湯沐平

〔書曰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冠蓋於道〔史記曰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惟名尊崇誰與為雄而出言効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類以事類祭之也淮南子曰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志竊神禁稱兵歛衆遂窺外闈今朝無闕政頊構凌上之節室無蘖豎坐生莫大之釁鴟梟赭衣〔鴟梟惡鳥也赭衣罪人也〕黷興徒黨王莽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盤石之蘖〔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近則江荊面縛於小將〔文帝二十八年彭城王劉義康為亂〕

齎藥賜死又孝武中南郡王劉義宣率衆十萬
自江陵反故曰宗枝之釁吳楚見禽江荊面縛此
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蟲飲鼠舞
之異早見物徵宋書曰晉元帝時晉陵民訛言見
一老女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
帝令我從水門出令從蟲門出若還天帝必殺我
於是百姓相恐死者大半京房易飛侯占曰鼠舞
國門厥咎亡鼠舞
於庭厥咎誅死河北隴上之謡已露童詠沈約
宋書
曰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謡語曰麥入土
殺石虎後如謡言晉書載記曰劉耀圍陳安于隴
城安敗追斬于隴西澗曲及其死隴上所謂妖由
人為之詞耀聞而嘉傷命樂府詞之
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史記曰扁
鵲過齊齊
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

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其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其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無以請也後五日桓侯髓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今羽林黃頭 漢武帝養戰殁孤兒以為羽林軍鄧通以擢船人為黃頭郎皆着黃帽以土能勝水也枚乘諫吳王書曰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絡繹

爭引熊渠佽飛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金飲羽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赴江殺之又漢官名佽飛

首尾電發伏波樓舡 史記南越傳曰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咸會番禺樓船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而大敗越兵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大遼國契丹屢叛漢明帝置渡遼將軍甲卒帶甲之卒也充野布隰加以先天蓋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任輔沛陳羽林鷁舟露動鷁舟畫鷁於船首也龍驤精騎風驅晉王濬拜龍驤將軍然後六師雲起二千五百人為一師書曰歲星六師九軍星運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熠長原趍南嶽而永慨南嶽衡嶽也瞰九孤而懷恐九孤九江之孤山也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匈奴傳曰武王伐紂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周道衰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

（之辟）唯此為大僕才等不羈（司馬遷曰少負不羈之才）志瀝冊款

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褚劉等蕭疏（宋書曰明帝崩遺詔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秉共掌機事）

報袁叔明書

僕知之矣高阜為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魂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嵇山（嵇山會嵇山也史記註曰禹至大越上苗山爵有德封有功更名會稽）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武帝賢良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應劭注舊言秀才後避光武諱改稱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

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僵卧深窟朝食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杜牆不出然者皆羞為西山之餓夫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餓且死乃作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東國之黜臣人物考曰柳下惠者東魯父為士師三黜之曰直道士人焉往而不三黜何必去父母之邦而況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

奇驚異左右一劒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唯横議漢庭怒髮燕路史記曰燕太子丹送荊軻入秦祖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乃為詞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去兮不復還髮皆上指且猶不數而況於鄰里乎於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李廣傳曰臣結髮與匈奴戰注結髮弱冠也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離饑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教涼秋陰陰獨立閑館輕塵

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
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為之漢書曰司馬遷字子長有良史才為中書令修
史記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曹植與楊德祖書曰昔楊子雲先朝執戟
之臣耳注楊雄為郎郎皆執戟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署史記曰李蔡為輕車
將軍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為安樂侯又曰以冠軍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
西有功交河雲險之功交河雲險古戰爭地也唐置交河郡幸以盜竊
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閒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閒固所戲弄倡優流俗之所輕也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
口之隸去於饑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

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漢書曰成帝封[illegible]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皆同日封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群公走幣袁淑白馬篇曰五侯競書幣群公亟為言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彼南山蕪穢莫治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彯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醉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栢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高士傳曰漢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隱于霸陵山中高恢字伯達與鴻友善隱於華陰山中後鴻適吳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二人遂不復見心嘗慕之而未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為世俗賤事耳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所戲弄倡優流俗之所輕也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生有所短

不可韋絃者五韋熟皮也韋性柔緩絃燥緊故曰不可韋絃者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嬾作書嵇中散絕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安發輒被口語絕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各定也猶如鷄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東觀漢紀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又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曰今四十二矣白髮生鬢長夜輾轉亂憂非一

以溘至之命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注溘奄也如星隕天隕墜也左傳曰星隕如雨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駕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賈誼書曰神農嘗百草察醎苦之味教民食穀又因天竺道士之說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遍於中國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請從

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羲眉度流沙列仙傳曰彭祖名鏗年七百餘歲莫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乃於流沙西見之飡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漢武帝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阮籍詠懷詩曰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貴布筆墨然亦烏足道哉

黑墨紘宏龍亂頊須褏哀右石栢檀迴廻宏終

馭取蝨此劉虔

右九卷正過一十二字

梁江文通集卷第九 終

誄

誄者[illegible]功[illegible]曰魯人[illegible]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illegible]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齊太祖高皇帝誄

日月鬱華鬱滯也風雲黯色黯晦也傷動紫微悲匝璇極嗚呼哀哉粤夏四月辛卯將遷座于泰安陵本紀四年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啗大業風道

沾被升平可期遣疾彌留至於大漸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謚曰太祖高皇帝丙午窆武進泰安陵）龍鑾既整（龍鑾天子之御也）羽衛以陳（羽衛負羽侍衛也）深酸舊物掩咽故臣嗣皇帝永訣丹掖（嗣皇帝乃太祖太子順即世祖武帝也掖宮旁舍也以丹塗之故曰丹掖）叶然青墀（青墀太子所居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面一門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攀神光之一絕動遠邇之何期弓劍有慕祭德寫辭僉曰若稽古聖（舜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璿圖靈鏡樞星發祥（尚書大傳注曰舜母感樞星精而生舜重華）電光啟命（含神霧曰太電光繞北斗樞星感符寶而生黃帝）誕惟弱齡思志聰

情如金如璧爰秀爰英於鑠冠歲騰華流藝允文
允武克明克睿聿尚登學嚴道遵師宣散五禮鄭玄
周禮注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優游六詩六詩風雅頌賦興比也上炫舊滯
旁鏡前疑才聲艷采筆盡麗辭在友斯悌于親伊
孝(險)泰共色夷阻一貌遊情勰矩縱心蹈教鄉術
式慕州閭是効業優登仕先哲攸懋攸所也懋盛也矧乃
寥廓淵覘邃搆淵深也邃奥也官府天地舟輿宇宙龍靜
鳳戢斂奇掩秀昔在帝劉帝劉宋也太祖禪劉宋而有其天下王室
放命校烏僞誕晦朔陵正鋒車北軼鋒車兵車也猶毛詩小戎

所謂𢇛矛鋈錞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是也爟火南盛封禪書曰通權火張晏注曰權火烽火也狀若潔皋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索隱曰權音爟周禮有司爟氏太祖時乘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爰兹發迹塞井滅勳夷竈龕敵左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賞鏤王圖鏤鐫刻也功蕤帝册蕤茂盛也乃厲中葉天未厭難兵百袁曹漢建安中袁紹弟兄曹操父子各相據竊攻殺無已故曰兵百袁曹禍十楚漢楚漢楚項羽漢高帝也吴地前崩越壤首亂銜虓燿盛火列金斷聚甲如陵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獻俘為觀左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

有京觀注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京大也觀示也比楚倔強曾未屈膝雲屯被野魚麗亘日雲屯魚麗皆陣名雲屯於野言軍卒如雲之屯於野也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之陳廟勇既消國圖方賷神册天開雄畧世出凶劔鱗沈醜戈羽逷凶劔醜戈俞太祖平休範攸之袁粲劉秉之亂如鱗沈鳥逸也隻騎不返踦輪無匹踦與奇同厥庸戻止雜珮委佗㷀鬱閶闔寵重山河皇彜有文朝釆方謁頻煩金紐左右緹葢毘戎肅禁衮輦侍斾譽馥區中道燮氓外河濟國險淮泗邦塵要藩重設匪賢則親要險要也藩藩屏也重大也言險要藩國重大之設匪賢者則至親之人如古封建

左賢右戚亦既推軷軷音跋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之義也禮記

為神軷擁土庇民聲稜絕俗威贍殊隣宋主陵遐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紫殿遏密尚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注遏絕也密靜也話言之詔話言宋主顧命之話言也左傳曰潰齊民而食話言貽在英粹宋書曰明帝崩遺詔與太祖及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秉共掌機密寅亮大寶敷綸妙祕世識機鑒物宗淵懿無覓

匪練靡興不洎三階既馴五精惟至彭蠡九江地盡襟製亦有劉範衣纓是絕彭蠡湖也屬南康軍九江即尋陽郡也按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新立桂陽王劉休範招聚士衆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躍馬山

由後漢書曰公孫
岫述躍馬稱帝

泛舟河溢溢水涯也縞鎬星流縞鎬猶白

羽箭也史記曰鳴鏑所至紅旗電結鷁翼競扇豻牙爭礪禍纏

紫禁兵交丹衛瑤祀若旍金宸如綴瑤祀宋之宗祀也旍旗也

金宸人君聽政之處也綴綴旒也何休曰綴旒旗旒也言帝室之危殆如旗旒之懸也朝野

傾儀咸歸上德賓賴至公瀉家提國懷險寔泰襄

危必克機遒朝旦遒倅也音湊功定贖黑妙物更配具

章重則深居撝外遙棲縣黙高秩方臻元禮有序

王曰念哉煇寵是與職褒宮閤任卷文武飾華麗

貂紫金疊組宏猷溫俗晉芬冠古已上皆言太祖龕亂進秩之辭

也憬彼朱方亦惟宗秩憬覺悟也朱方即丹徒也宗秩宗室之爵秩也按本傳曰建平王劉景素移鎮朱方日夜與不逞之徒謀議舉事太祖征討為張倪奴擒斬之陰圖食昴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上達于天太白為之食昴潛謀貫日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征輪未誓史記曰武王即位東伐以觀諸侯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誓曰蒼兕蒼兕揔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偏旗衛律偏旗偏裨之旗也律紀律也左傳曰不敢易紀律原燎既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世囂伊謐囂塵也謐安也爰崇爰貴以望以實言其尊崇榮貴皆以問望之實也鴈縣告靜鴈縣即漢之鴈門郡也鴈門關

在馬邑縣東南七十里今為大同府象郡無虞象郡古南粵地今為廉州府秦為象郡杳鬱遠域清麗瓊都國塡氓貿朝委事虛寔翳哲相嶽曜神居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功羙既損言太祖功高屢讓損其美績也損猶遜也道富去益言太祖道富去其驕益也再紐契訓尚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言再紐契之訓使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義也重匡禹迹春秋題辭曰禹跡茫茫畫為九州方同范張濯纓汾射註見後讓太傅揚州牧表散簪山郊解珮松石頳霞拂朝蒼煙懵夕懵音蒙韻屬玄經恩流金液此言如范蠡張良功成而後恬退也靈厭霸德少帝告釁滅慈滅養抵仁抵信枉獄

炎鑪滛刑霜刃封忠翦義樊稚劉櫬惵惵萬氓曰
怨曰震妖蜺將崩災裂昊蒼況乃咢國資滌資匡
臨朝闈命遏昬立綱事緜毗漢義締翼商少帝蒼梧王也
名昱驕恣無道從者並執鋋矛逢無免者鍼椎鑿
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嘗直入蕭領
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
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更以骲箭射中其臍
投弓大笑後為太祖弒之以上
歷叙少帝之無道以致於弒也既綏地職亦懋天
工權輿典緯權輿始也楊雄劇秦美新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俾作司
空太祖平沈攸之及袁粲劉秉之亂以
領軍進位司空尚書曰伯禹作司空黼黻琱戈
祐字升膺徒賜先袞爰承渥冲實曰驃騎卷跡辭

功卷跡歛跡也辭功讓已之功也太祖以驃騎平定宋室屢有大功屢進爵辭讓再三乃受故曰卷跡辭功褱寓睦政鐵甸綸風沈氏淊天勃逆舊楚沈氏沈攸之也舉兵於荊西舊楚即荊西也氣躁黃池左傳曰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志轢柏舉左傳曰吳伐楚二師陳於柏舉夫槩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大敗之五戰及郢此言攸之之亂如夫差柏舉黃池之盛終至滅亡也裂禮桼度毀經棄序黑騎黥山朱旗赭渚短兵相接長鎩為群顯如海岍矗似蒸雲合乃霧激離則霰分荊國既軼郢縣方焚已上皆言攸之

猖獗於荆郢也表劉二戾㸚翕煒發聯謀制外儲兵襲內釁激瓊殿勢崩金闕志乘玄璽圖矯秘鉞鴻妖逝星高祲棄月惟時諸侯上脫下競圖服淆蕩圖輿圖也服九服也實綴仁聖喻宋帝如綴之危殆也此已上皆言袁粲劉秉之潛謀於冊陽石頭也煇燿國靈導揚主命會規近晰深謩遠鏡左輪朱赭表裏斯寔七德餙歌九功緯誠此頌太祖能煇燿國靈導揚主命以致戡定國難加以功爵也乃陟上鉉寵文方煇誕錫有秩誕錫大錫也秩爵秩也綵吹旌旗按本紀曰昇明三年太祖表斷百姓遒負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賛政瑤光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帝王世紀曰女樞感瑤光生顓頊

若水翊教太微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地天子之宮五星之座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寔曰太傅爰登相國按本紀太祖以太尉王儉倡議進爵太傅尋拜相國齊公十郡九錫緝民以禮綜祇以德景福咸湊景大也湊聚也芳猷允塞芳美也猷謀也羽泳式造羽泳喻魚鳥也言飛鳥淵魚亦感其化而至也紘縣是則紘八紘也縣赤縣也言紘縣之外亦效其法則也金湯無險軌書攸同迴迴寵跡窮窮膺功寶珪黛壤俾王于東寶珪諸侯所執之珪也黛壤黑壤膏腴之土也俾使也東齊魯也此頌太祖進封相國齊公十郡九錫之辭絢冊是敷懋物既崇設業設簴業笥簴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者簴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丹懸碧鏞周禮曰天子宮懸注言其樂懸

四面如宮也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冊懸碧鏞言懸色冊而鍾色碧也於穆顯相黎元時邕邕和也冰州炎徼來獻其賝冰州北極也炎徼南荒也琛寶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層冰萬里而厚萬丈又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鴈海龍關鴈海鴈門之外瀚海也龍關單于龍庭之關也亦柔好音左傳曰其懷柔天下也梁黿棧鼉越險浮深遠戎皆覲上靈必臨言四海之外以黿為梁以鼉為棧越山之險浮水之深雖遠戎上靈皆歸太祖之德而来臨覲也山吐石青野降蜜露瑞芝麗草珍柯爛樹石青蜜露瑞芝麗草珍柯爛樹皆言祥瑞所鍾而產也人崩俗締玄緯幽數瞻此妙德跂我王度遺滯炎旻既變至公萎蕤嬀華

太祖受終萋棐茂盛貌嬀舜姓也華舜名也言舜德之盛而太祖繼之以終也大宋有順宋順帝名準禪位於太祖因曰順帝高撝萬邦撝指也與麾同容豫慶雲古樂府舜慶雲歌曰卿雲爛爛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遊衍南風樂録曰舜弾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正服寶位圓光玉繩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御繡懷古繡繡扆也以絳為質高八尺繡為斧文懷古懷古之為政也負黼夙興黼者裳繡斧形取其威斷以絳帛為質白黑為文也夙興言不敢息于政事也史記曰周公佐成王負斧扆以朝天下也丘礙必靜淵漪咸澄勛扆有作黔庸其義矜卑廣慈合賤兼愛此頌太祖惠愛萬民也綴機剟賊剟音叕刊也商子曰

劉定法令者死輕章削罰此頌刑法不苛也跡去繁苛情歸素一軒靡龍刻楹無冊客此頌其儉朴也越賤申椒楚輟靈樀此頌其薄賦歛也陵寢起邑池藻誰縣遙館罕御離房空薦惇教路宮淹神正殿此頌其不事游幸勤於治政也斟酌信義左右律禮瑩彼皇維燁茲國體胄業既樹胄業胄子之業猶國胄也樹建也壁流方啟壁流壁池之流也啟開也漢求金岫漢書曰文帝使善相人相鄧通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布天下金岫即銅山也吳寶銅塹史記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乃立於沛為吳王王三郡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士天下亡命盜鑄錢國用富饒寧若睿德讓駟郤劍上言漢惠

文之世猶有驕恣之臣如通如濞以至於敗寧若虞德御政致有讓駟郄劔之臣又接下文實才為貴惟功是念頌其不濫受官爵也寔才為貴唯功是念火職咸允

雲官亦熙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鳥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注以雲以火名其官職也既皋乃益匪稷伊夔皋益稷夔皆舜臣也無缺巡風寧

族辨詩鄭玄注毛詩譜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之風王燭

調文玄英最節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王燭

秉山呈瑞航海歸闕不曠景冊靡空歲月言航海秉山俱來納欵獻瑞也左傳曰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受緯機衡兼甄書史

孫韓各辯莊墨異理昭政往蹟洗鑠前軌逍遥星
斗徙倚涼雲春颸方舞秋鴻初分式謡式詠載績
載文邈哉我后論泳賢聖罄品作號盡物歸政蒼
黎汰驩玄靈刷慶永戩嘉祉方寅景命締詳有文
颸沛將掩漢高帝過沛有大風起為大風之詞颸風起也言齊太祖締結之文將掩漢高帝大風之詩也理昧人詖道懸世險夐略遺遹忘華徇儉昧睛也詖諂也懸絕也險深陷也此言宋末齊初世道諂佞險阻太祖遺圖務去華靡專崇儉約也
俱見七卷便宜表文闇陳凡翌明告漸尚書曰疾大漸注人君不敢遽言其死故曰大漸也蜆鶲鬭食日月朏精蜆蚌屬鶲鶲鳥也朏音匪明初生也此言

天下淆亂如鷸蚌相持而太祖得之未久也剡在乘輿宇拚宙傾至尊不敢直言故曰乘輿祲纏孌掖悲赴紫扃去璇臺之照襲珠殯之宜嗚呼哀哉帷宮低景轊路戢光惻柏門之黷黷泣松帳之茫茫上宮擗而詔御咽擗撫心也又擗踊哭泣羣后慕而侍衛傷攢靈既儼遠日以筮鬱既奠龍輀巳撤素月夜橫翠煙曉結擬虛金而下欷吟空簫而增絕嗚呼哀哉於是颯天駕而從綺輿溘神行而撫文轊傍建春而南蹕徑宣陽而東踐建春宣陽皆齊宮殿門名尚葢葢而未散乍眇默而不轉睇千乘

之共嗳盼萬騎之相泫嗟魏后之戀譙魏后魏武帝曹操譙郎人也惻漢主之懷沛漢主漢帝高祖沛郎人也辭金陵之靡義金陵即帝都也降雲陽之杳藹地理志曰三國時吳改丹陽為雲陽風音響而駐軒煙異色而低旆怨衢邑之縣縣弔原野之縞蓋挽夫愴而征馬凝痛縈盈其如帶嗚呼哀哉

復林油雲重山減日御房清凄神絡冥謐昭徒肅纛昭明也天子黄屋左纛幽祇蝀畢畢貫牲體木狀如又主人舉肉之時以畢助之喪祭用桑吉用棘攀光灑動臨泉澍泗璪座長嚴離宮永閟寂悵寂兮寂已遂夜釭夜兮夜何遂嗚呼哀哉

行狀

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太妃周氏建平王景素母也景素事母性至孝按本傳建平王故秀才劉璡上書曰臣聞王之事太妃也朝夕不違養其若不見色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安有孝於王而不忠者乎

竊聞侯服之譽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譽聲譽也非黃冠能數黃冠野人之冠也王食之問尚書曰惟辟玉食問令問也寧阜衣所述阜衣賤者之服也諒畏褒美於君后褒多也被空名於冑貴吳都賦曰高門冑貴應劭注曰冑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冑貴言如此之人皆被空名冑貴也然有漢臣誄行後漢皇甫規作女師箴皆規諷后妃之女晉史書

德者晉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歷叙后妃之德以勸戒爲寶行寶也亦云實而已爲伏見國太妃稟靈惟岳毛詩曰惟嶽降神集慶自遠世擅淮汝族冠疇代故以戴曜聲書式炳縢牒矣太妃誕離明之正和涵雲露之中氣凝采齠歲齠始毀齒也貴章笄年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許嫁若迺彤管女圖之學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文選注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也圖圖史也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處謙之儀柔靜居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闈閾聲聞軒殿以元嘉某年元嘉宋文帝年號歸于故司徒宣簡王宋書曰宣

簡王名宏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一封建平王年既
二十五而薨追贈司徒子景素襲封建平王

而第高恒倫秩踰外品青軒華轂用光國煇素璧

丹墀寔隆家貴且惟姻娣靡不式贍贍賙給也而居尊

以簡訓早以弘躬謹蘭闈身撝挹第撝謙也若衛娥

之烟行列女傳曰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

樊嬴之英操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乃改之

方之蔑如也大明二年大明宋孝武年號

宣簡王薨太妃藉悲用禮撫孤用慈柔懿之德愈

彰肅敬之問曰被雖文伯之母言不踰閾莒相之

主行存乎勤列女傳曰魯季敬姜者莒女也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嘗至敬姜敬姜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文伯相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於季孫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拜建平王太妃是時今王春秋方富德業未隆藉茲金響終能王播故綺襦出宰弱冠升朝者亦太妃劬勞之訓也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謂天蓋高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降年不永以太豫元年二月三日薨于荆州之內寢泰豫宋明帝年號是時建平王為荆州刺史凡厥遠邇以哀以歎今祖行有期泉穸無遠祖祖送也泉九泉也穸長夜也左傳曰窀穸之事素旂望路綵旌思歸所以垂宣

徽容髣髴金石者謹詳牒行狀具以申言

墓誌

宋故尚書左丞孫綯墓文

光靈維周毛詩曰維周之翰肇祀伊衛肇始也史記曰周文王子康叔封于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以為氏炤分上代鏡華中世曆誕降明秀芳嗣烈學惟物範行實士節容與書林優游史藝素巾峩冠朱紱累轍采訪詩逸人詢禮缺麗名文質齊影儒喆慶履匪舒沴氣遽結殯帷兮既晦殯帷祖殯之帷幄也泉火兮已閉三輔故事曰秦始皇塋驪山起墳高五十

大周廻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金銀為鳧鴈瞍遺波於遥緒颯流聲於遠歲

宋故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誌文

冊陽韞聖豐鄉降賢玉葉既積金薇方傳乃毓伊人剋廣克宣騰芬中闈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冲闗雲意霜柏瓊立氷堅家寶以瑩國才未甄㒺錯報善茫昧雲玄歛兔幽石委氣空山膏若流波身如絕煙芳菲一逝美懋徒鐫

宋故銀青光祿大夫孫夐墓誌文

川祇効鏡川祇川瀆之神也鏡明也岳祥獻明岳祥山岳之祥也碧葉獨秀瑶源自清幼柄器譽夙燿才名體兼遷雲遷雲司馬遷楊子雲也學備儒史紫閣咸躋朱軒既優貫交慕塵素遊企軌言貴交慕其後塵素遊企其軌迹也騰藻上京振彩下國如彼綠蘭秉芬四塞歘人遅之不平歎天路之冥默貴夫君之爲美楚辭曰望天君兮未來播靈均與正則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齊故御史丞孫詵墓誌文

筠以霜鵠蘭以風薰佛經曰芳草奇花能逆風聞薰深哉若人寔

好斯文系緒承胄激藹騖芬才基魏粲魏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事魏建安中爲七才子 學恭漢雲漢楊雄字子雲博學善識奇字覽志上載上載千載之上也 洽鏡前聞前聞前人之所聞也 騰名冠俗揚采絶群方懿明世式贊膺君如何不淑天道離分敢雕窆石永晰幽墳晰明也與晳同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誌文

惟金有銑銑金之澤者國語曰玦之以金者銑寒甚矣 惟玉有瑤瑤玉之美者毛詩曰報之以瓊瑤 君實淵哉淵深也 行爲世標標準的也 高志洒落逸氣寂寥與學內溢深文外昭嘉采籍譽登

國振朝亦既有美髩傷蕙凋人邇運曠世促道遼

永矣仁矣流芳無洗

祭文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石頭金陵石頭城也

咸告忠貞之䰟曰義惟行首雄實士節嗟爾驍驚

禀才蹈烈守玉不渝懐氷可拆氣彰靡旗情激亂

轍高墉摧堅巨醜挫銳深痛克矜寃靈及雪隆恩

殊悼臨爾以歆千秋同盡百齡一世䰟而有知咸

無遠邇嗚呼哀哉

呪文

蕭太傅東耕呪文 籍田亦曰帝籍亦曰東耕

敬呪先穡曰 先穡穀神也儀注曰天子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九卿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攝提方春 攝提建寅之月也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黍稷未華 黍為五穀之先黏者為秫可釀酒不黏者為黍稷為五穀之長其米為黃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 灼爍發雲昭燿開霞地煦景曖山艶水波側聞晨政 國語曰農祥晨正唐固注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 實惟民天 漢高紀曰民以食為天 競秬獻歲 秬黑黍也以釀酒者 務畝上年有渰踈潤興雨導泉 有渰雨師也毛詩曰有渰凄凄興雨祈祈

崇耕巡索均逸共勞命彼倌人倌人主駕車者稅于青皐青東方發生色也陶淵明辭曰登東皐以舒嘯羽旗銜蕤雄戟燿毫呈典緇耦典法也緇耦嗇夫也言呈其法則於嗇夫也獻禮翠壇灊岳藉田賦曰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宜民宜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佩停鑾神之行兮氣為軷軷音跋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神之坐兮煙為蓋使嘉穀與玄鬯鬯以秬釀酒芬芳攸服以降神也禾嘉穀也永爭光而無沫哉沫巳也

傳

哀友人傳

註見傷友人賦弁自序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
有異才學無不覽文章俶儻清澹出一時任心觀
書不為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罄如也
常念蔭松栢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
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渠之入者
悉散以贍親其為節也如此數百年未有此人爲
至迺好妙賞文獨絕於世也又撰晋史奇功未遂
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
銜盃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哉何如哉

序

自序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地理志曰濟陽隸河南考城本周之戴國春秋時改名穀城今屬歸德府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群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葢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學乃著子虛賦武帝讀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梁伯鸞之徒漢梁鴻字伯鸞漢平陵人也家貧尚

節隱於霸陵山中業耕織詠詩書彈琴自娛後遊吳會然未能悉行也言慕二人之所為未能盡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表叔明而已表炳字叔明陳留人注見集中傷友人賦并表友人傳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真始安王注見三卷侍始安王石頭詩畧傳大義為南徐州新安從事新安王注見九卷奏詣南徐州新安王奉朝請始安之甍也建平王劉景素建平王注見三卷從冠軍行詩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為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注見九卷上建平王書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

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注見九卷到主簿日詣右軍建平王寘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梁書曰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注見前齊太祖誅又爲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

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效阮公詩十五首見三卷畧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王遂不悟乃憑奴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注見九卷被黜吳興令戕弟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故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爲即建平王劉景素之敗也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皇帝齊太祖也聞而

訪召之為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本傳曰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左傳曰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謂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

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為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為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為之（諸文具載集中）受禪之後又為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南史曰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注見八卷蕭太尉子姪啟）鎮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

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為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瀛即澤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皋（武步也皋澤也又岸也）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

紀彈琴詠

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

矣

險儉　萬方　已補遺

右十卷正過三字

梁江文通集卷第十　終